



姐妹(小说)

□王晓俭

绘图
瞿溢

江海新韵

七夕同题诗:慢慢爱

□王爱民

酷暑里,爱更热了
那就跟你说一说,冬天凿冰的事

等一杯茶凉下来。

两只鸟,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两缕轻风,互相吹动。

问计于一棵小草

一片叶子,是驰骋的江山。

爱要小,要缓慢

小于一粒花粉,一只蜜蜂

的针尖

一滴泪,才到腮边。

夜深人静

两对鞋,慢慢掏净身体里

的黑夜

□杨晓婷

没有比黄昏更为熟悉的季节
所有的事物都有了丰收的颜色

田野,村庄,一条小路驮着他

慢慢回家

她站在阳台上,伸出手

想要挡住日落的锋芒

她还要慢慢爱啊

那个越来越接近落日的人

尽管他已经在她的指缝间

一寸寸地黄

那些光就要割下

他沉甸甸的一生

□沉香

剧情不断上演
坛子里的杏不断出跳,一再少

你说不急不急,慢慢酿酒的味道从不能缺少碰撞。

青涩已过

时光宛若一件不老的披风

我贴紧它的边缘辗转、跋行

你总是能及时将我扶正。

我们对抗削剥疼痛,也拥

抱涟漪轻轻

我们接受残缺就如同接

受坛子的密不透风

我们努力举起渐渐橙黄

的果肉

并尝试在低处送出仅有

的甜度。

一坛酒因此有了自己独

特的氤氲

眼前的杏花落满山坡

你像往常一样牵着我的手,

身后的酒香哦

从我的眼睛到你的眼睛

□刘琴

如果去看你
我只坐船。

水波缓慢,足够我把沿途

的风景

细细辨认

荇菜安静,芦苇慢慢白它

的头

我坐在船上,看山不是

山,水不是水

浪大时,就练习爱的眩晕症

看天空倾斜,旋转

水光和星光开始失去边界

恍惚间,听见有人说

“过了万重山的轻舟,才是

真正的爱情”

□刘为红

就是要缠住你。顺着时间
像一根长青藤

从松树脚底爬到额间

风来了也不怕闪腰

你会伸出露骨的十指

一寸一寸,把重负牵扯成

坚韧的松针

挑彼此眼中的刺

不用白雪压身

它们会一根一根

含着遗恨落下,像你的颊项

一点一点拨开黑夜

而纠缠一起的影子

在晨光中,紧抱着

歪歪扭扭,写一个字

□墨痕

不要把时光的指针拨回去

.....

那是夏末的午后,蝉儿在柳树上嘶鸣,我和妈妈挥手向坐在扬起灰尘的汽车上的哑姐道别。我不知道自己高高兴兴送走哑姐和她那条漂亮的连衣裙是缘于妒忌,只知道牵着妈妈的手回家时,妈妈就属于我一个人的了。就算有寒假暑假又怎么样,数一数日子,我能比哑姐分享到多一半的母爱。

可是我想不到有一天病魔会早早把妈妈夺走。那么心灵手巧的妈妈,那么温柔贤淑的妈妈,怎么会!那一年我上初一,躺在病床上的妈妈气若游丝,要俯身到她嘴边才听得到她说话。妈妈说:“小金儿,要对你哑姐好,要帮助她,好吗?”

我点点头,眼泪一滴滴掉在妈妈的枕头上。妈妈看一眼站在身边哭的哑姐,长舒一口气,不再说话。

过去有没有爸爸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爸爸像一个虚幻的影子,甚至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称呼。因为每天回家我首先看到的是妈妈,她忙着做饭,她织毛衣、纳鞋底,辅导我功课,听我说话,搂着我睡觉,她的气息紧紧包围着我,无处不在,让我感到温馨、笃定、安逸。爸爸在哪儿呢?他好像在,又好像不在。他在家我也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吃饭的时候他一直和我妈说工作上的事,要是邻居来串门就和邻居高谈阔论,他和我几乎没有交流。可这又有什么要紧呢?有妈妈就足够了。

可是现在妈妈没有了。家里一切都冷了。冷锅冷灶,冷冷的空气。吃饭时我和爸爸面对面,爸爸一句话都没有。我不想这样,这让我难过。我终于意识到没有了妈妈,还有爸爸。我开始尝试着对爸爸讲学校的事情,装得兴致勃勃的样子,以为这样能激起爸爸的谈兴。可是爸爸没有声音,也没有表情,于是我更加起劲地添油加醋,

以期得到爸爸的回应与参与。

可是爸爸“啪”的一声放下筷子,很不开心地说:“这鱼鳞怎么没刮干净?”我吓了一跳,立即噤声了。鱼鳞是没刮干净,我从嘴里剔出来,吐在桌上。吃完饭我自己回到房里做作业去了。

爸爸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他变成一个工作狂和酒鬼,像头野牛一样不受控制地放飞自我。他不是上班就是出差,醉醺醺的,满身酒气。有时他出差回来,买了牛皮糖啥的零食放我桌上,有时会买一件很贵的皮衣服给我,那是他难得兴致高涨的时候。他认为我会开心,但我坐在桌前看书,头没抬一下,像当初他从没回应我一样对待他。我不喜欢他买给我的东西,他不知道我要啥。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考到县中,我努力学习的唯一动力就是离开这个家,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我来自哪里,我想封锁过去的记忆。

奶奶从老家赶来了,她不放心爸爸和我。但她不再是那个精明利落的奶奶了,她唠唠叨叨丢三落四又邋遢,爸爸总和她吵架,甚至砸东西。

我梦到妈妈,她在荒凉的海边和一些陌生人生活,他们一起打鱼,坐在礁石下吃饭。我就站在一旁,妈妈却像看不见似的。我哭醒过来,突然想到还有一个人,在这样黑暗的夜里,在同一时刻的另一个地方,一母同胞的哑姐,她孤身一人躺在聋哑学校宿舍的床上,她在想什么?她又在期待什么?她的梦里是不是也有妈妈?她梦里妈妈的面容也许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她在妈妈身边的时间比我要少多了。我用被子捂住脑袋哭得抽不过气来,为自己,也为哑姐。

“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聋哑人能折腾出个啥玩意儿来?我要她陪着我,姐俩没了妈,我不想家里再缺个人。”

“那好,凡事都有个民主,你我

说了都不算,让小芹儿自己选择。”

远房侄女不死心。

我手握住了哑姐的手,手指上

是深深的恳求,我对自己十分惊讶,凭了什么希望哑姐留下来?凭了我去上县中家里只有爸爸奶奶了吗?直到我确信17岁的哑姐不假思索站到服装厂厂长一边完全是出于自愿而非我暗暗的恳求,我的愧疚才消去一半。

我实现了自己的誓言,离开这个家。基本,我是尽最大可能不回去的。哑姐教我的我都会了,要勤换内衣,要用蛤蜊油擦手,天好的时候要晒被褥,我会用哑姐的眼光和她寄给我的一点零钱上街挑选满意的衣服,我成了宿舍里公认的最有教养的女孩,她们神秘地猜测我的家世,我只是保持沉默。至于已在服装厂上班的哑姐在家每天是如何独自面对嗜酒的爸爸和糊涂的奶奶,我也不想知道。我想造一个幻觉,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新同学相信:我有一个父母健全、爱意浓浓的家庭。

三年后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意外经过残疾人艺术团的大门,很是失神了一阵。我想象从门里走出的高挽着发髻露出天鹅般修长脖子的女孩如果是哑姐的话,一定比那人更俊气。但很快就顾不上了,我一头扎进烈火朝天的大学生活……

哑姐结婚的时候,奶奶已去世了,是哑姐服侍她走的。姐夫也是聋哑人,和她在一个厂里。我回家过年,春节联欢晚会正播到聋人舞蹈家邰丽华演《千手观音》,爸爸突然说:“要是你哑姐去跳舞,不比电视里差。”爸爸如今已从暴躁的酒鬼变成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而此时正背对着电视在厨房忙碌的哑姐错过了《千手观音》,当然更听不到爸爸在说什么。

我一直记得妈妈和奶奶说的

话:“要对哑姐好。”我肯定会对哑姐好的,但这样的“好”,终究还是来晚了。

(三)

工厂大院(散文)

□程然

子,两个或者一个,有的人家是灯柜,两扇门,一对抽屉,漆的红色,是放衣服的;对面靠墙是桌子,有一刀插进猪的喉咙,血咕咕地流了半脸盆,看的人眼中闪着快意与兴奋。搁过猪圈往里,就不好说了。

如果你住在巷子里,别人问起来,你可以告诉他,我住在某某巷几号。但是住在某某工厂大院,别人问起具体位置,对不起,没有门牌号码。如果硬要说,好吧,听着,进了门一直走,过了食堂右拐,走不远有个小巷,进小巷左拐,有个小天井,过了天井向前,迎面有个门,进门走不远向左拐,是个小院,右手三间房,靠边的一间是我家。

说的人竭力想说清楚,听的人却越

听糊涂。大院原来是讲格局的,但是后来住的人越来越多,这儿加一间,那儿添一幢,就让原来宽的地方变窄,原来直的地方变弯了,原来的稀稀疏疏变得密密麻麻。几十年,大院里没长过一棵树,连草也长不长,一冒头就被踩死了。如果第一次到大院找人,或者是主人接着,或者看门的领去,或者一路走一路喊,直到有人答应,否则不仅找不着人,可能还转不出去。我在大院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贼,一是可能因为社会风气好,二是可能因为大院像个迷宫,让贼人望而却步。所以,大多数人家锁了门钥匙就放在门楣上,到了夏天则晚上也不关门,天太热了。

门总是开着,是大院留给我深刻的记忆。不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从一家窜到另一家,而所谓的家,大多就是一间屋子。古有“登堂入室”之说,即先登厅堂,再入室内,但那奢侈的年代早已成为历史,在我们这儿是厅堂、卧室,甚至厨房,合而为一。屋里一览无余,门边有个脸盆架,放着脸盆,搭着毛巾,有的人家没有脸盆架,脸盆就放在方凳上;紧挨着是搁在木板上的箱

圆舞曲,地上则有蜘蛛、油葫芦、蟋蟀、蟑螂,蜘蛛爬得慢,大屁股一扭一扭的。油葫芦跑得快,短而黑,都是不待见的虫子,只有蟑螂是稀奇之物,青绿的翅膀,细长的脖子,两片像大刀一样舞动的钳子,捉它是有挑战性的。它会飞,会夹人,必须慢慢接近,悄悄伸手,迅速捏住脖子,然后,高举蟑螂向小伙伴们炫耀。忽然有人唱起京剧:“适才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打牌的继续打,捉虫的继续捉,没人认真听,因为大喇叭天天在播。

在大院,我们学会叫人,工人们见面看职务叫,分厂长、书记、主任。我们不按这规矩,以父母作参照,父母的长辈,我们叫爹爹、奶奶,比父母年长一点的叫大大、大妈,和父母差不多大或者小些的,叫叔叔、阿姨,见面就叫,见一次叫一次,大人们被叫习惯了,不叫还不高兴:“你个小家伙,见了我怎么不叫?”可能,那时大人们把仅有的一点尊严全寄托在小孩的叫上了。有一个姓朱的叔叔人善良,教我们游泳,带我们在河边捕虾,从树上套知了。有一回大院进了一条狗,他用铅丝做个套子,拿棍子撞狗,它原来想到大院寻点吃的,没想到却要被人吃。但是我们从来不叫开门人,因为她只要看见我们在院里追逐,就会大声骂,所以,我们又怕又恨,遇见总躲着,见她不在,则偷着往她屋里丢死蛤蟆。但是,她曾经有过壮举,某天晚上,有一家人的厨房失了火,就在别人惊慌失措的时候,看门人脱下大衣,把火灭了。有一年,她死了,得的子宫癌,而且风传有过孩子。尼姑有孩子,着实让男人们津津乐道,然而很快就没有了兴趣,因为他们上夜班的老婆担心迟到而睡不踏实,旁边的男人们也睡不好,于是一起想念叫醒的看门人了。很多年之后,看门人成了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她的法名叫福安。

生活

垂下的一串串葡萄

如此干净。在星空之下

在慢慢的秋声中,一天天

变得晶莹,浑圆而饱满

.....

王蝶飞

黄昏的风

慢慢吹过空旷的田野

吹过有点模糊的村庄,黄

昏的风

慢慢吹过炊烟的时候

母亲正在灶屋间忙碌着

她的步履有点蹒跚

已不是我当年熟悉的身影

父亲拖着病体

在西下的夕阳注视下